

息,经过 20 多年时间才恢复元气。伊拉克战争是二战后美国的又一个衰落点。这次美国受到的不仅有外伤,而且有内伤,受伤程度比越南战争时期更重。

在国际战略格局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的今天,美国还能凭借自身力量修复创伤,挽回下滑趋势,走出低谷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布什为何不想退出伊拉克?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 研究员)

伊战大规模战事终结迄今已过四年,但战争并未结束。在美国历史上,这是一场卷入时间最长、经济代价巨大、后果复杂严重、进退都很难选择的战争。美国攻打伊拉克至今,军费开支达 5000 多亿美元,阵亡者达 3300 多人(伊拉克死亡人数更是高达 10 万人),全球反战声浪四起,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备受损害,曾经与美国站在一起派兵参战或维和的国家纷纷心生退意。

伊拉克新政府成立迄今,在社会治安与维稳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建树,部族矛盾、宗教冲突继续恶化,经济停滞,债务缠身,国家重建的希望之光远没有浮现,伊拉克成为一个事实上“没有中央权威的破败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外国军队在伊的存在普遍被认为是“今天伊拉克动乱的致因”。对美国而言,伊战挤占了其国内资源,巨大的军费开支加上伤亡者的抚恤金可能高达 2 万亿美元。据估计,再过 10 年,美国百姓普遍关心的养老金几乎用尽。而对布什来说,退出伊拉克意味着承认失败,进取(包括不久前公布的增兵计划)能否扭转困局同样前景不明。

伊战改变着美国作为“一超”的心理优势,军事力量不是万能的,这在四年后的今天仍然在昭示全世界。在美国国内,反战声浪此起彼伏,伊拉克困局甚至帮助民主党夺回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尽管如此,布什政府依然我行我素,拒绝确定撤军时间表(布什认定这是确定失败时间表)。美国国内所谓的政治纠错机制对行政当局的某项政策可能形成一定牵制,但上述事态表明,这种纠错并不如想象的那样能自动逆转某一政策本身。

布什政府一度被认为拥有美国历史上最强的外

交团队,尽管鲍威尔与拉姆斯菲尔德去职,国内新保势力也备受挫折,但布什可谓历练成熟,布什、切尼与赖斯已组成新的决策轴心,且国内政治与战略精英并未人心涣散,共和党 10 名参加 2008 年选举的党内候选人仍一致支持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似乎决意要一条道走到黑,这其中道理在哪?

一是伊战演变至今,其中所揭示的远非一个超级大国决意推翻一个国内极度虚弱的独裁者后可以放手作罢的问题。在美看来,反击恐怖主义不可以止步于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恩怨了结,而须在布什所言的“意识形态冲突”中最终取胜。抛开恐怖主义本身不说,在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斗争中,不见分晓将永远给美国留下严重后患,何况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已有千年之久。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虽然受挫,但美国决不会放弃此一战略愿景。而军事存在可能成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实现军事与政治、外交转换不可缺少的依托。

二是中东的地缘战略重要性。19 世纪 20 年代的大英帝国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执意要迈向中东这一地缘政治黑洞而发动战争,就在于中东的特殊地缘吸引力,因此,尽管有人说中东是埋葬超级大国的陷阱,但迈向中东可能也是超级大国的必经之路。对大英帝国来说,征服世界不可能留下中东这个巨大的战略空白;对苏联而言,入侵阿富汗就是要打通黑海、中亚与南亚直至印度洋的战略通道,进而在美国进行战略较量中获取新的地缘优势。尽管时代已变,中东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依然突出。拥有十亿人口的伊斯兰国家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而中东数十年来枪炮声不断,地区冲突与部族、宗教冲

突之火难以熄灭,妄图“消灭”弱者的地区强国称霸之心时隐时现,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有外交努力几乎未有任何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实质性成效。美国控制这一地区,除了可以顺势推进中东、中亚一体化与民主化努力外,还可震慑地区强权,从更大意义上讲甚至可遏制更大的潜在战略竞争者。

三是能源考量。中东作为世界的储油库对各国的利害关系不需多言。尽管从该地区进口的石油只占美国进口总量 20% 多一点,但中东地区局势的可控对世界能源的稳定供应乃至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大利害关系。中东能源所衍生的地缘战略意义实在不可低估。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存在随时可以转化成政治与外交资源,任何产油国都不得不考虑这一点,而这正可构成美对能源进口国不可忽视的战略筹码。

四是实现适应新时代特征需要的军事置换。前太平洋总司令布莱尔调任美中央司令部司令意味着美国可能实行一种多管齐下的战略,布莱尔的布什路线立场虽然坚定,但任太平洋总司令的经历让他多了一副首先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的面孔,也让美国外交多了一份可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依笔者看来,中央司令部的未来可能更多服从一种美国应付当务之急的需要,即反击恐怖主义构成的危害。美国学界酝酿的“中东北约”——MATO(即“中东反恐条约组织”)就十分可能分化中央司令部的部分功能,而

将矛头对准伊斯兰极端势力。如果美军续留伊拉克,对酝酿成形的 MATO 可能是一种后备的军事定格。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军不仅不会撤出伊拉克,而且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从战略意义考量,美国在伊拉克维持有限规模的驻军几乎已成定数。

仅就伊拉克问题本身而言,布什政府可能确已身陷困局,但从美国全球大战略讲,伊拉克对美国而言还是小菜一碟,美国并未因小失大。伊拉克也没有拖住美国全球地缘战略部署的后腿,美国利用反恐之机取得国内支持,维持了近 5000 亿美元的庞大军事开支;加强了与日本、印度及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部署突破了俄罗斯的“天然边界”,引发俄的战略反弹,美俄矛盾仍在深化。从更大层面而言,美国发动伊战造成的大国分裂已成往事,随着德法新领导人登台,所谓的“新老欧洲”界线重归模糊,修补与美国的关系正成为德法新领导人首选的外交课题。这有助于加强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的团结。当然,时移势易,世界变了,这种可能重现的西方团结并不一定要针对非西方国家,但它拥有一种巨大的战略能量,至少在应对全球重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如在反恐、全球变暖、促进经济与应对各国社会转型造成的矛盾等问题上,西方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合力。这值得警惕,但不宜过分解读。○

美国能从中东脱困吗?

李 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所长 研究员)

伊拉克战争已过去四年。四年间,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虽有过转瞬即逝的胜利喜悦,但更多则是在伊拉克的战乱泥潭中痛苦挣扎。如今,伊拉克已成为美国人心最大的“痛”。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为了巩固其“独大”地位,塑造美国治下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新秩序,先后发动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但世界“老

大”的地位刚刚坐稳,“9·11 事件”就将美国人打懵。出于强者受到强烈刺激后的本能反应,美国开始进行激烈的报复。布什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大规模反恐战争,将主要矛头对准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先发制人”理念指导下,美又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回过头来看,美国出兵阿富汗至少还师出有名,但伊拉克战争却既无法律